

櫻桃園

四幕喜劇

契訶夫·梓江譯

紅
土



小民出版社

879.55
5705
4

櫻 桃 園

(四 幕 喜 劇)

契訶夫 著 梓江 譯

小 民 出 版 社

櫻桃園

四幕喜劇

原作者 契訶夫

譯者 梓江

出版者 小民出版社

發行者 祁仲安

印刷者 崇文印書館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昆明初版 一〇〇〇冊

定價 每冊

元



契訶夫像

目次

契訶夫像	
櫻桃園（四幕喜劇，契訶夫著）	
關於「櫻桃園」（摘錄契訶夫致友人信）	
「櫻桃園」（克·斯·斯丹尼斯拉夫斯基）	
譯後記	

櫻桃園

(一九〇四年作。四幕喜劇)

劇中人物：

倫涅美斯卡耶，劉博甫，恩特別也甫娜，女地主。(譯文簡稱倫涅美)

安尼雅，倫涅美的女兒，十七歲。

瓦爾耶，倫涅美的義女，二十四歲。

加也甫，列翁尼達，恩特別也維支，倫涅美的哥哥。(簡稱加也甫)

羅伯辛，葉爾慕拉衣，阿列克賽也維支，商人。(簡稱羅伯辛)

特洛非莫夫，彼得爾，賽爾格也維支，學生。(簡稱特洛非)

西蒙諾夫，——皮西克，白理斯，白理梭維支，地主。(簡稱皮西克)

謝洛泰，依萬諾芙娜，家庭女教師。(簡稱謝洛泰)

葉皮訶陀夫，賽蒙，伯恩且列也維支，書記。(簡稱葉皮訶)

陀轟夏，侍女。

菲爾斯，男僕，八十七歲老人。

耶沙，年青男僕。

流浪漢。

火車站長。

郵政局長。

客人們，僕人們。

地點：

在劉，恩，倫涅美的莊園里。

第一幕

佈景 一個現在還稱爲兒童室的房間。一道門通向安尼雅的房間。破曉，即將日出。已經是五月里，櫻桃樹開着花，但是園子里很冷，早晨嚴寒。房內窗子均關着。

（陀聶夏拿着幾支蠟燭，同手里拿着書的羅伯辛走了進來。）

羅伯辛 火車來了，上帝啊。幾點鐘了。

陀聶夏 快兩點啦。（她吹熄燭。）已經天亮了。

羅伯辛 這火車遲了多少時候？起碼兩個鐘頭。（打着呵欠，伸伸懶腰。）我倒好，真像個傻瓜！本來想到這里來到車站去接的，忽然就睡着了：坐着就睡着了。糟糕：至少你應該來叫醒我：

陀聶夏 我以爲，您已經走啦。（傾聽着。）喏，這下可來啦。

羅伯辛 （傾聽着）。不喚：要去拿了行李，才到這里：（稍停）倫涅美在國外住了五年，不知道

她現在變成什麼樣子了：她是一個好人。一個隨便而單純的人。記得當我還十五歲的孩子時候，我死去的父親，——他當時在這兒一家小舖子里做生意，——用拳頭打我的臉，血從鼻子里流出來：我們當時不知爲什麼一起走進天井里來，他是喝醉了的。倫涅美還年青，就像我現在所記得的那麼瘦，她領着我走到洗臉架前，就是在這個房間里，在兒童室里。「別哭，——她說，——小種田人，娶親之前準會好的」：（稍停）小種田人：我父親，真的，是一個種田人，而我可是穿的白背心，黃靴子呀。豬豕進了白麵包舖（註一）。

）：只不過雖是富，有許多錢，如果仔細想想，考究一下，那還是個種田人。（翻着書頁。）讀了這本書却一點也不懂。讀讀就睡着了。（稍停。）

陀聶夏 那些狗通夜不睡，它們好像覺得出主人要來了。

羅伯辛 怎麼你，陀聶夏，那麼的：

陀聶夏 我底手震着抖我要暈倒了。

羅伯辛 你真是嬌弱，陀聶夏。你穿得好像一位小姐，頭也是那麼打扮。那麼不可以的。應該記得自己的身分。

（葉皮訶拿了一束花進來，他穿着短外套和一雙擦得雪亮走起路來吱格吱格響的長統皮靴；進來的時候，他把花落在地上了。）

葉皮訶 （檢起花）。這是園丁送來的，說是放在飯廳里。（他把花交給陀聶夏。）

羅伯辛 把克瓦斯（註：一種俄國麥酒）也替我帶來。

陀聶夏 聽見了。（他走了出去。）

葉皮訶 這一早真冷，零下三度了，不過櫻桃都開着花。我不能贊成我們的氣候。（嘆了一口氣。）

註一：豬豕進了白麵包舖意即貧賤出身的進了上流社會，還免不了庸俗氣。

我不能，我們的氣候毫無幫忙之處。瞧，羅伯辛，容我多嘴，我買了這雙長統皮靴才第三大，而它們呀，我敢使您相信，那麼格紋格紋的響得沒有一點辦法，擦什麼油好呢？

羅伯辛 得啦。得啦。我討厭。

葉皮詞 每天我總會發生些倒楣的事情。我也不訴苦，習慣了還會笑呢。

（陀聶夏走進來，送克瓦斯給羅伯辛。）

葉皮詞 我走啦，（他撞倒一把椅子。）瞧：（似乎得意的樣子。）看見吧，請原諒我囉，有這種情形，而且：這簡直是值得注意的！（走了出去。）

陀聶夏 啊，羅伯辛，說實話，葉皮詞向我求過婚。

羅伯辛 啊！

陀聶夏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他人是溫和的，只不過有時候說起話來，叫你一句不懂。說是說得好的，動人的，就是不懂。我也好像喜歡他。他瘋狂地愛着我。他是個倒楣的人，每天總發生些什麼事：我們這樣開他玩笑：二十二個倒楣：

羅伯辛 （傾聽着）。還會，大概，來了：

陀聶夏 來了：我怎麼啦：全身發冷。

羅伯辛來了，實在是。去接罷。她認得我嗎？我們有五年沒見面了。

阿聶夏（在興奮中），我現在要倒下去了：啊，我要倒下去了！

聽得見有兩輛馬車向房屋跑來。羅伯辛和陀聶夏急速地走出去。舞台上空的。隔壁房裏有了喧嘩聲。菲爾斯拄着手杖急急忙忙地跑過舞台，他剛去迎接倫涅美回來；菲爾斯穿着舊制服，頭戴高帽子；口里自言自語些什麼，可是一個字也分辨不出。喧嘩聲在後台愈來愈高。聲：「往這兒走……」倫涅美，安尼雅和牽着狗的謝洛泰都是旅行裝束，瓦爾耶穿着大衣包着頭巾，加也甫，皮西克，羅伯辛，陀聶夏提着包袱和雨傘，僕人們拿着各種東西——全都走過房間。

安尼亞 我們打過兒走。媽媽妳記得這是什麼房間嗎？

倫涅美（愉快地，含着眼淚）。兒童室！

瓦爾耶 好冷，我底手都凍僵了。（向倫涅美。）您的房間是一間白的和一間紫的，就像您離開時一樣，媽媽，

倫涅芙 兒童室，我底可愛的，美麗的房間：我在此地睡過覺，當我還小的時候：（她哭着。）而現在呢，我就像小時候：（吻兄弟，吻瓦爾耶，然後又吻兄弟。）啊瓦爾耶還跟從前一樣，像女貞尼。我也認得出陀聶夏：（吻陀聶夏。）

加也甫 火車遲了兩個鐘頭。怎麼的？什麼規矩？

謝洛泰 （向皮西克）。我的狗會吃胡桃。

皮西克 （驚奇地）。什麼！

（全都走了出去，只留下安尼雅和陀聶夏。）

陀聶夏 我們等了好久：（替安尼雅脫下大衣，帽子。）

安尼雅 我在路上有四夜沒有睡覺：現在凍得很。

陀聶夏 您是在大齋期（註一）走的，那時下着雪，凍着霜，而現在呢？我的親愛的！（她笑着，吻她。）我等了好久，我的快樂，可愛的人兒：我馬上告訴您，一分鐘也忍不住了：

安尼雅 （沒精打采地）。又是什麼事情：

陀聶夏 書記葉皮訶在聖節（註二。）後向我求過婚。

安尼雅 你總是這件事：（梳理着頭髮）我所有的夾針都掉了：（她非常疲倦，甚至有些搖搖擺擺。）

陀聶夏 我也不知道怎麼想法。他愛我，多麼愛我：

安尼雅（望着自己底房間溫柔地）。我底房間，我底窗，好像我沒有離開過。我可在家里了！明天早晨起來，到園里跑跑去：哦，如果我能夠睡呀！我一路上都沒睡，不安定的境況使我夠受了。

陀聶夏 特洛非到了已經第三天了，

安尼雅（愉快地）。彼夏！（特洛非之姪稱。）

陀聶夏 他家（註三。）睡在浴室里，就住在那兒，他家說，怕打擾。（看了自己底掛錶。）應該去叫醒他家了，不過瓦爾耶不許。他說，妳別去弄醒他。

（瓦爾耶走進來，在她腰帶上有一串鑰匙。）

瓦爾耶 陀聶夏，咖啡快些：媽媽要咖啡。

陀聶夏 是啦。（走出去。）

註一 大齋期爲復活節前之六個星期，約在四五月間。

註二 復活節一週內。

註三 俄語第三人稱之尊稱用他們代他，即同北平話之您心，因此字不常見，故譯作他家。

瓦爾耶 喂，上帝啊，你們都來了。妳又在家里了。（溫存着。）我的心肝回來了，美人兒回來了！

安尼雅 我受了不少苦難。

瓦爾耶 我想得到！

安尼雅 我在四旬齋第五週（註一。）出門，當時很冷。謝洛泰一路上講着話，變着戲法。妳爲什麼把謝洛泰縛住我呀？

瓦爾耶 妳不能單身上路呀，心肝兒。才十七歲！

安尼雅 我們到了巴黎，那兒又冷又有雪。我法文說得太不成。媽媽住在第五層樓，我上她那兒去，她那里有某些個法國人，太太們，拿着書的信奉加特力教的老和尚，煙霧騰騰，很不舒服。我忽然可憐起媽媽來了，難過極了，我抱住他底頭，用手緊緊地不能放開。媽媽然後就溫存起來，哭了……

瓦爾耶 （含着眼淚）。別說了，別說了：

安尼雅 她通通那（註二。）的別墅已經賣掉了，她什麼也沒有留下，什麼也沒有。我也一個戈比（註三。）都沒賸，只夠到遺兒。可是媽媽不明白！我們在站上吃飯，她要最貴的並且拿

盧布給侍者們每人一個作小費，謝洛泰也是如此。耶沙也要了一客飯，真可怕。妳知道媽媽隨身有一個僕人耶沙，我們把他帶到這里來了：

瓦爾耶 我見過這壞蛋：

安尼雅 唔，怎麼樣？你付過利錢咄吧？

瓦爾耶 哪兒來的呢。

安尼雅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瓦爾耶 八月里要賣莊園了：

安尼雅 我的上帝：

羅伯辛 （從門口望進來並且學着牛叫）。哞！哞！哞……（走了。）

瓦爾耶 （含着眼淚）。給他這個：（她拿拳頭威嚇着。）

安尼雅 （抱住瓦爾耶，輕輕地）。瓦爾耶，他求過婚嗎？（瓦爾耶搖搖頭。）他是愛妳的：妳爲

註一 受難週，即復活節之前一週。

註二 孟通那在地中海沿岸，法國尼斯附近之名勝地方。

註三 俄國輔幣，每一百戈比合一盧布。

什麼不講講明白，等等什麼？

瓦爾耶 我那麼想，我們不會有結果的。他事情很多，他不關心我的事：他簡直不放在心上。上帝

保佑他，我看見他很難過：大家都談我們的婚事，大家道喜着，而實際上什麼也沒有，完全像一場夢：（換了音調。）妳底胸針像一只蜜蜂。

安尼雅（憂傷地。這是媽媽買的。（她走到自己房里，快樂地孩子口吻地說着。）在巴黎我坐過

氣球！

瓦爾耶 我的心肝回來了！美人兒回來了！

（陀聶夏已經拿了咖啡壺回來並且煮着咖啡。）

瓦爾耶（站在門旁）。我整天料理着家務，心肝啊，就老是想着。把妳嫁一個有錢人，那我就安

心了，我就到一個修道院里去，然後到基輔；到莫斯科，那麼樣走遍各處聖地：走了又走

。偉大啊！……

安尼雅 鳥兒在園里面叫。現在幾點鐘啦？

瓦爾耶 應該，三點了。妳是睡的時候了，心肝。（她跟安尼雅走進房間去。）偉大啊！

（耶沙拿着蘇格蘭格子呢的衣服和旅行小提包走進來。）

耶沙（走過台面，優雅的）。這兒能走得通麼？

陀聶夏 不認得您啦，耶沙。您在外國變成怎麼樣的了。

耶沙 嚨！您是誰？

陀聶夏 當您從這兒出門的時候，我是這樣的：（她比一比高低。）陀聶夏，菲陀爾，可左葉夫陀的女兒。您不記得啦！

耶沙 嚨！小黃瓜！（他四面望望就抱住她，她叫了起來跌落一只小盆子。耶沙急忙跑走。）

瓦爾耶（在門里，不高興的語調）那兒做什麼？

耶沙（含着眼淚）。我打碎了一只小盆子：

瓦爾耶 這是好兆頭。（計一。）

安尼雅（從自己房間走出來）。應該先告訴媽媽：彼夏（計：特洛非之孀孀。）在這兒：

瓦爾耶 我吩咐過別叫醒他。

安尼雅（沉思地）。六年前父親死了，隔了一個月弟弟格里沙在河里淹死了，七歲的好孩子。媽媽受不了，走了，毫無反顧地走了：（發抖着。）我多麼瞭解她，但願她知道呀！（稍停

計一 「這是好兆頭」是一句避諱的話，有百無禁忌之意。